

汉语国际传播语境下的文化冲突问题

赵 明^①

[摘 要] 本文运用文化冲突案例,从文化知识与文化因素分类的视角对汉语国际传播语境下的文化冲突问题进行了归类分析。旨在说明,在汉语国际传播大语境下,文化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汉语国际传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为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探寻问题的应对策略并对此加以研究。首先,我们应该重视文化,解决文化差异;其次,应该积极探求语言教学与文化传播相融合的途径与方法;另外,应采用平等的文化传播策略,开设专门的文化课并制定相应的文化教学大纲。通过对以上措施的探讨,对解决汉语国际传播语境下的文化冲突问题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文化冲突;汉语国际传播;文化因素;文化知识

Cultural Conflict in the Global Contex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or Second Language

Zhao Ming

[Abstract] Based on case studies,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issue of "Cultural Confli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factors and cultural knowledge. It aims to demonstrate that "Cultural Conflict" has already become an unavoidable problem which can influence the effect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global context. Therefore, it is quite necessary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to find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from several aspects which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essay.

[Key words] cultural conflict; Chinese globalization; cultural factors; cultural knowledge

“文化冲突”是跨文化交际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文化冲突领域最瞩目的理论建构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出现竞争和冲

^① 作者简介:赵明,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

突。^①一般说来,“文化冲突”指“不同文化的性质、特征、功能和力量释放过程中由于差异而引起的互相冲撞和对抗的状态”。^②笔者认为,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冲突”应该指在学习第二语言时,由于文化方面相互对立与相互排斥导致语言学习过程出现的不适应。因为,“交际者文化背景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决定了冲突总是无时不在地潜伏着”^③,当第二文化的适应习得与母语文化发生碰撞、排斥时,必然出现“文化冲突”。

2005年第一届世界汉语教学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的视域从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向汉语国际推广转变。我们认为,作为从事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的学者或教师,我们必定会面临这样一个任务——为了帮助不同文化的人们相互了解,我们必须概括文化差异,沟通文化,解决“文化冲突”问题。

本文借鉴文化形态学的文化分类观点,以“文化因素”与“文化知识”的区分^④为分类标准,简要概括汉语国际传播语境下的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力求为汉语国际传播中“文化冲突”问题的解决贡献绵薄之力。

一、汉语国际传播语境下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

(一) 非语言层面文化冲突

非语言层面的文化冲突指存在于语言之外的文化知识,如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非汉语交际等方面所引起的文化冲突。

1. 价值观引起冲突

比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是东西方典型的文化差异。英语中“individualism”,翻译成汉语就是“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中,往往把“个人主义”视同于“利己主义”,认为个人主义是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的。因此,中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是贬义的,往往有些“自由放任”、“我行我素”的味道。

在2008年奥运会跨栏比赛中,中国选手刘翔因为身体不佳而放弃了比赛。当时,很多中国人对刘翔的行为感到不解。按照中国人的观念,失去为国争光的机会不仅会让他自己蒙羞,而且也会使整个国家蒙羞。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而在西方国家,这是很平常的事。

2. 行为方式冲突

美国学者黎天睦曾说:“中国朋友打电话给我,有时我不知道他把话说完了没有,因为

①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② 陈平:《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③ 陈申:《西方语言文化教学的发展与演变》,《世界汉语教学》2000年第1期。

④ 文化因素与文化知识,主要是指从文化存在的形态出发划分的、存在语言与存在于社会交际规范的两种文化。参见张英:《对外汉语文化因素与文化知识教学研究》,《汉语学习》2006年第6期。

在挂上话筒之前,他不说再见(goodbye)。”^①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中西方的行为方式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也能引起文化冲突。

中国人说话一般不能直呼其名,同时非常讲究长幼、尊卑、亲疏的人际关系。对不同的人,在汉语中基本都能找到相对应的称呼,如X校长、X院长、X书记等。而西方语言中没有如此复杂,人和人的称呼是比较简单的。因此,当西方学生直呼老师的名字时,一些汉语老师往往感到有些不习惯。

汉语日常生活中往往用一些明知故问、无需回答的问题作为寒暄的问候语,如“看书哪?”“你吃了?”“洗衣服啊?”等等,有时可能再深问一层,但对方不用认真回答。如“你吃了?”这个句子的使用时间条件(“饭点儿”)、场所条件(“家或者食堂附近”)以及人际关系条件(“比较熟悉的人之间”)经常被用错而闹出笑话;而欧美人却认为中国人的这些寒暄方式过于干涉别人的私生活,令他们感到难以理解。

3. 中国传统文化引起冲突

受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影响,一种不可僭越的中国封建父权统治、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伦理秩序长期浸透于中国古代生活,这种中华传统文化伦理秩序是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应该了解的,也是汉语教师和教材应该准确表述出来的。比如,曾有学者举过这样一个例子^②,教材课文中有《骆驼祥子》的片段,讲到祥子经过奋斗买上了自己的新车,在拉第一个客人时,祥子考虑到:“头一个买卖必须拉个穿得体面的人,绝对不能是个女的。”这句话学生很容易理解字面含义,但想不通的是为什么“绝对不能是个女的”?课堂讨论中有的说“因为祥子上过女人的当”,有的说“祥子嫌女人麻烦,不愿意多给钱”,还有的说“祥子不喜欢女人”。其实这里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内涵,即旧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在祥子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4. 思维习惯不同引起冲突

众所周知,谦虚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比如,在受到赞扬时,东方人总是表现出自谦或自贬,总爱把成绩的取得说成是与他人分不开的,或者说“没什么”、“不行,不行”、“哪里,哪里”等,而美国人会喜形于色地还你一个“谢谢”。

在宴请与送礼的表达、涉及对方隐私与民族禁忌等方面,汉语与其他语言也有很大不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

5. 禁忌习惯不同引起冲突

语言禁忌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受每个民族力图避讳的某些行为、事物或关系的深层心理机制制约。禁忌习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属于民族个性的禁忌习惯可能引起“文化冲突”。比如,一对夫妇即将结婚,一位外国学生不知道送他们什么好,恰好这位外国学生去杭州旅游时买了一把别致的雨伞。于是,他决定将这把

① 黎天睦:《现代外语教学法: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② 赵金铭:《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念与模式》,《世界汉语教学》2008年第4期。

伞送给这对即将结婚的夫妇。幸好,他在送出之前得到了一位中国朋友的好心提醒,知道了中国人不喜欢别人送伞(谐音“散”),尤其是新婚夫妇。在汉语里,钟、伞等都不能是送礼的对象,因为这属于汉民族的个性禁忌。而在英语国家,送 umbrella、clock 是允许的。

6. 敏感问题引起冲突

不同国家的汉语学习者在汉语学习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敏感问题”,“敏感问题”往往与政治有关。比如,对日本学生来说,侵华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钓鱼岛问题都属于“敏感问题”;对韩国学生来说,高句丽历史问题、文化遗产争夺问题^①等属于“敏感问题”;对美国学生来说,台独与藏独问题、宗教自由问题(如“法轮功”问题)等属于“敏感问题”。汉语课堂应回避“敏感问题”,否则极可能引起文化冲突。曾经在一次汉语课上,一位日本留学生说出这样一个句子“中国人真野蛮”,出于一种民族自尊心,任课教师马上说“要说野蛮日本人最野蛮,‘南京大屠杀’杀了那么多人”,导致课堂上出现了较大的冲突。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学生的“野蛮”是“不文明”的意思,而任课教师却理解成了“蛮横残暴”的意思。而更不合适的是,这位汉语教师不应该抛出“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敏感问题”。

7. 宗教问题引起冲突

从我国派往泰国、尼泊尔、印度等国的志愿者的“问题案例”可以看出,不少志愿者对各国的宗教及教义没有充分的了解,导致文化冲突。比如到尼泊尔人家中做客,进入屋内时最好将鞋脱掉,而且在室内不要跨过尼泊尔人的身体或脚,应绕路而行或麻烦对方让一下;再如,无论是印度教还是佛教都禁食牛肉,且不屠宰雌性动物为食。这些都是汉语国际传播语境下汉语教学志愿者所应当了解的文化知识,而如果缺乏这些知识,势必引起文化冲突。

8. 非言语交际引起冲突

非言语交际方面的文化也可能引起文化冲突。比如,体触是借身体之间的接触来传达信息的行为。有的文化中,体触行为频繁,有的文化中的体触行为则较少。西方学者根据这一差别,将文化又分为体触文化与非体触文化。如布罗斯纳安(Brosnahan)认为:“中国人的特点是体触频繁,而英语国家的人的体触则比较少见。”^②因此,在同性青年之间的体触行为在西方文化视为禁忌,被认为是同性恋行为;在中国文化中则是相反的,同性之间的体触是允许的。

(二) 语言层面文化冲突

语言层面的文化冲突指存在于语音、语法、汉字、词汇、修辞等方面的文化因素可能引

^① 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巴黎时间 24 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2005 年 11 月 27 日 11:20 中国新闻网、新浪网均有介绍。参见 <http://news.sina.com.cn/w/2005-11-27/11207551801s.shtml>

^② 毕继万译: Leger Brosnahan Chinese and English gestures: Contrastive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起的文化冲突。

1. 语音层面的文化因素引起冲突

如汉语谐音所体现的文化可能造成文化冲突,如侯宝林、于世猷的相声《给您道喜》中有一段:

于:您不会跳舞?

侯:我会跳六。

“跳舞”一词中的“舞”先谐音为“五”这个数字,既然对方说的是“跳五”,那么自然对话中可以接上“跳六”,“会跳六”就是不会跳舞。

对一个外族人来说,如果不了解汉语语音的这种谐音文化,是理解不了这个句子的。

2. 语法层面的文化因素引起冲突

以英语与汉语比较为例,英语主要靠词形变化组句,汉语主要靠语序和虚词表示语法手段,语序表达语法能力的手段很强,其中一些词组的语序还体现了一些文化因素。比如,在一些称呼的排序上一般是男子当先,如“夫妻”、“爹娘”、“叔婶”、“男男女女”,体现了汉民族“重男轻女”的价值取向。外国人如果对这种文化因素不了解,语言形式也很难掌握。

再如,在报纸上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势利的老板,当一个有钱人进入饭馆后,便满脸欢笑说:“吃什么有什么。”而随后一个穷人进入饭馆问:“有什么可吃的?”势利的老板便冷冰冰地回答:“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有什么”与“有什么吃什么”仅仅变换了两个字的位置,但意思全变了。

3. 汉字层面的文化因素引起冲突

在汉语里,“老当益壮”、“老骥伏枥”都是称赞老人的话,这两个成语中的“老”字,体现了中国人尊“老”敬“老”的文化。而西方人却忌讳说“老”,英语中的“old”经常与“不中用”联系在一起。因此,如果对英美人讲“You are old, but nonetheless vigorous and active”,对方会不高兴的。

4. 词汇层面的文化因素引起冲突

词汇层面的文化冲突在语言层面的文化冲突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是因为,词汇是文化的“活化石”,承载的文化因素最为丰富。^① 词汇层面的文化因素引起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词义的民族文化意义蕴含导致交际冲突

同一事物,可能在某一种语言中不具备文化意义,而受另一民族特定文化背景制约,

^①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单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52 页。

赋予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意义。“吃醋”在英语里可能并不能引起任何冲突,而如果一位初学汉语的外国人说:“我很喜欢吃醋。”中国人听了难免会不产生误解。

再如“一片冰心在玉壶”中的“冰心”,如果不结合中国独特的文化来理解,外国人不可能知道“冰心”是什么意思,甚至会理解为“一个冰冷的心在玉石的瓶子里”。

(2) 词义在不同语际间不同意义蕴含导致交际冲突

在一次运动会上,一个外国留学生看到老师也参加了田径项目感到很高兴。他说:“你看!老师跑得比狗还快!”西方文化中的“狗”含有褒义的色彩,“lucky dog”(幸运儿)、“top dog”(胜利者)、“old dog”(老手)等。而中国人的心中,“狗”大都与贬损的意象联系在一起,如“走狗”、“狼心狗肺”、“狗胆包天”、“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等。这名留学生本意是赞颂老师跑得很快,但是运用了一个不合适的词语来形容。究其原因,在于“狗”在汉英两种语言中具有不同的文化意义。

另如某学者列举的某汉语教材中文化词语的释义:^①

望子成龙: *want to see his son to succeed in his life*

这种释义对词语的概念意义解释得倒是比较清楚,但是留学生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一定是胸有成“竹”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不能是望子成“虎”、“狮子”而一定是成“龙”呢?西方学生对这一点十分费解。在西方文化中,龙是一种凶残的动物,英格兰的守护圣徒圣乔治(St. George)就以英勇除掉危害人间的龙而闻名。中西双方在对龙的认识和解读上大相径庭,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误读。因此,教材中文化词语释义如果这样解释,学生很可能会问:“中国人为什么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种凶残的怪兽?”

再如,巴西学生忌讳紫色,他们认为紫色是悲伤的色调。而汉语教材中恰恰出现了“紫色”的词汇,于是他们造出这样的对话。

A: 昨天我去小店买衣服,老板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说蓝色,可是商店没有蓝色,他给我一紫色的,说我穿紫色好看。

B: 这个老板不好!

(3) 词义在不同语境下不同意义导致交际冲突

汉语词义学认为,词的语言意义是脱离状态下贮存着的,所以,词的语言意义又可以称之为“无语境义”或“贮存义”。^② 而词义在某个特定条件和语境中产生的特殊意义,可称之为“语境义”或“动态义”。^③ 词的“语境义”或“动态义”往往同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有

① 赵明:《试论汉语教材中文化词语的释义问题》,《汉语教学学刊》2011年第七辑。

② 王宁:《论词的语言意义及特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③ 也有学者称之为跨文化交际中词义的“专化”(specialization)现象,参见肖贤彬:《跨文化交际中汉语的“专化现象”——从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的例子说起》,《语文学刊》2008年第1期。

关。外国学生可能因为不明因民族文化背景造成的““语境义”或“动态义”导致冲突。请看网上流传的一则外国人学汉语的材料^①：

某老外苦学汉语十年，到中国参加汉语考试，试题如下：请解释下文中每个“意思”的意思。

阿呆给领导送红包时，两人的对话颇有意思。

领导：“你这是什么意思？”

阿呆：“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领导：“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阿呆：“小意思，小意思。”

领导：“你这人真有意思。”

阿呆：“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领导：“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阿呆：“是我不好意思。”

以上“意思”在与“什么”、“有”、“不够”、“小”、“不好”搭配时，呈现出了不同的意义。“什么意思”有斥责的意味，“有意思”说的是“有趣”，“小意思”是表示送礼，“不够意思”说的是做人不大方，“不好意思”指的是抱歉。外国学生可能因为不明“意思”的“语境义”或“动态义”导致文化冲突。

邓炎昌、刘润清的《语言与文化》引述过一个笑话，美国有一男一女两名汉语教师，在课堂上以对话方式向学生演示“东西”一词及相关句式，他们在指着桌子和椅子演示完“这是东西吗”、“这是什么东西”等句式以后，男教师指着自已问：“我是东西吗？”女教师回答：“不，你不是东西，我也不是东西。”当时课堂里有一位中国教师在观摩教学，听到这里，忍俊不禁。^②

“东西”虽泛指各种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而“不是东西”在汉语里则有了贬损的倾向，实际上是一句詈语，其意义是不能从该词的一般意义来推断的，而是必须在“……不是东西”这个语境下获得词义的确切含义所指。

(4) 词义深层文化导致文化冲突

与跨文化交际相关的文化可以分为表层、中层、深层三类。其中，深层文化是起决定作用的文化。从词义对文化的蕴涵来看，词义中深层文化是文化中最难理解的部分，因此在教学、教材编写时所给出的信息应该更加充足、完备。如我们在讲解“愚公移山”这个成语曾经遇到过很大的问题。究其根本，还是由于深层文化的原因造成的。我们知道愚公移山体现了一种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畏艰险的精神，但是西方学生经常不理解，会问：“愚公为什么那么笨，他为什么不搬家，为何要去搬山？”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如果

① 参见 <http://my.hoopchina.com/group/lengxiaohua/1263414.html>

②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9 页。

我们讲解不清楚,学生肯定会提出疑问而且会认为中国人迂腐,不懂得变通,从而对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产生误解。我们起码要讲清楚三个文化观念:A. 中国人安土重迁的观念;B. 中国家族本位文化与集体主义精神;C. 中国人知难而进、自强不息的精神。^①

(5) 词义的褒贬色彩导致文化冲突

有一些外国学生不明词义的褒贬色彩,曾经问老师:“你是光棍儿吗?”造出句子“我们的老师是个光棍儿”。“光棍儿”固然是“未结婚的成年男子”义,但是对尊敬的人、对大多数人都不能轻易使用这个词,而我们在词义讲解时经常容易忽略这种色彩的不同。

5. 修辞层面的文化因素引起冲突

修辞方面的文化在教学时未能引起充分的重视。外国学生很容易受母语误导造出不符合交际规则的句子,如“我的一个朋友眉毛浓密得像毛虫”,“怀孕的女性的肚子好像南山一样”。^② 前一个句子是因为日语里有“毛虫眉”(けむしまゆ)的说法,后一个句子是因为“南山”是韩国首尔一座很有名的山,“南山”的山势有些像凸起的肚子。

二、汉语国际传播语境下文化冲突的应对策略

以上所讲的文化冲突,仅指从汉语国际传播的视域出发,在汉语语言学习中构成较大跨文化交际障碍的几种典型文化冲突类型。这些文化冲突大部分来源于教学实例,也有部分是根据跨文化交际理论进行的实例分析。我们分析这些文化案例,目的是找出解决“文化冲突”的办法,以便进行应对。

(一) 重视文化,解决文化差异

在汉语国际传播语境下,我们认为帮助理解语言的文化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文化犹如语言教学的润滑剂,起着帮助理解语言的作用。汉语国际传播的对象——汉语与文化,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少了任何一方,交际活动均无法顺畅进行,这一点可以从国外第二语言教学界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中找到佐证。如美国外语教学协会有一个口号叫做“发现语言,发现世界”(Discover the languages, Discover the world),其中,“发现世界”口号的提出,就包含了要求了解每个国家语言所包含的必备文化知识;再如,美国外语教师协会向全美 50 个州提出的外语教学大纲中有关交际能力的培养就包含了听、说、读、写四种语言能力要素,再加上社会文化能力要素。

再看欧美两个第二语言教学的纲领性文件:

① 如果从更深一层分析,可以作这样的教学处理,即通过“夸父追日”对比讲解“愚公移山”。“愚公”并非真“愚”,以往我们较少注意到这一点。《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的前一个故事是“夸父追日”,前一个是说明做不可能的事,后一个是说明做事情要讲究实际,做可能的事情,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获得成功。只要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比较去讲,就可能将“愚公移山”的深层文化说清楚。

② 这两个修辞偏误的语料来自:周小兵《中高级留学生汉语中介语辞格使用情况考察》,《世界汉语教学》2010 年第 4 期。

因为语言是表达文化观念和参与社会习俗的主要手段,语言学习为学生提供了培养目的语文化所特有的洞察力的机会。

强调在文化适当的情境中整体地使用语言。

——《21 世纪外语教学标准》

学习者要对自身“来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

学习者要提高加强母文化与异文化之间联系的能力。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21 世纪外语教学标准》是美国第二语言教学的纲领性文件,《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是欧洲第二语言教学的纲领性文件,二者均具有权威性。其中,《标准》明确提出了“5C”标准——Culture(文化理解体验能力)、Connections(触类旁通联系能力)、Comparisons(语言文化比较能力)、Communities(在多元文化社区中学以致用能力)、Communication(沟通和交际能力)的简称;《框架》更是把跨文化知识、意识及技巧作为多元化交际的通行证,而且被提升到了更新更重要的高度。^①可以看出,西方两个权威的言语教学指导纲领均明确提出了跨文化交际意识,并明确把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外语教育的培养目标。因此,在汉语国际传播语境下,重视文化,解决文化差异,更是第二语言教学学科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二) 寻求言语教学与文化传播相融合的途径与方法

重视文化并不是要求文化取代语言成为言语教学的主导地位,而是要求言语教学与研究者积极地寻求言语教学与文化传播相融合的途径与方法。

1. 在言语课上积极寻求言语教学与文化传播相融合

这一点对海外汉语教学尤其重要。因为,海外汉语教学由于受课时限制,很难单独开设文化课。因此,言语课上教师的讲解、教材的编写中如何实现言语教学与文化传播相融合,化解文化冲突,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往往要考察汉语教师的文化功底。据某位汉语老师介绍^②:

有一堂汉语课我准备得很充分,但是第二天上课仍然出现了文化冲突。第二天上课时,我照例用大家都熟悉的事情导入课堂:“昨天,中国菜怎么样?”学生们回答:“很好吃。”按计划该导入这一课的内容了,谁知有学生突然发问:“中国人吃 dog,是吗?”我顺着他的问题回答:“对,一些中国人吃狗肉。”然后,课堂上开始议论纷纷了。有的批评中国人很残忍,没有爱心;有的则直接指责中国人吃

① 白乐桑,张丽:《〈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新理念对汉语教学的启示与推动——处于抉择关头的汉语教学》,《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② 感谢基加利教育学院孔子学院的曾广煜老师提供的案例。<http://apps.hi.baidu.com/share/detail/24072770>

“人类的朋友”……

这位老师处理得很得体。他的处理方法是：

老师：你们吃肉吗？

学生：我们吃。

老师：吃什么肉？

学生：吃牛肉、羊肉、鸡肉和鱼肉。

老师：这些我们也吃。吃这些肉没问题吗？

学生：没问题。我们也吃它们。

老师：杀鸡也很残忍，羊也很可爱，牛是中国农民的朋友，因为很多农民耕种时需要牛。

学生：但是……（很多学生还是想不通，但是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了）

老师：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用自己国家文化的标准来看待其他事物，跟自己标准不同的不一定就是不好的或不对的，如果我们都尊重彼此的文化，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学生：是。（各种肯定的声音）

老师：那汉语不是用字母拼写的语言，你们还觉得不可思议吗？

学生：不觉得。

老师：那我们开始学习汉语吧。

这位老师巧妙地处理了“中国人吃狗肉”这一文化冲突，将矛盾引向了人类多元文化社会共有的问题，同时也使学生了解了“狗”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含义，使学生意识到了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与文化传统。

2.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积极寻求语言教学与文化传播相融合

在教材编写中实现语言教学与文化传播的融合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汉语教材中的文化因素问题。教材中文化因素的处理可以有若干种方法，比如在教材中采用注解法，直接利用视听读形式的实践法，比较母语跟目的语文化异同的比较法等等。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要引起重视：

（1）在词语注解时应注意文化信息的传播。汉语教材中词语注解应根据词语所反映的浅层文化与深层文化进行不同的释义，反映深层文化的词语注解的文化信息应该更加完备、充足；注解应提供例证释义以提供词义语用环境等。^①

（2）在教材文化项目编排上应注意文化项目共有特性，汉语教材中文化项目选编的

① 赵明：《试论汉语教材中文化词语的释义问题》，《汉语教学学报》2011 年第七辑。

针对性、代表性和方式的多样性应该引起足够重视。^①同时,也应考虑文化的体系性。

(3) 汉语教材文化选择应该注意剔除糟粕文化,反映封建糟粕落后的词语如“多子多福”、“君君臣臣”、“万岁”、“牛鬼蛇神”之类,应该尽量地排除在教学范围之外。^②

(三) 平等的文化传播策略

文化传播的重点是让学习者了解和理解,并非强行要求学习者认同,任何过分炫耀中华文化的优越性的教学效果都会是适得其反的。因为,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依靠的是自身的魅力而并非强行推介。因此,我们应该采用平等的文化传播策略,重点讲授“异”而非强行要求理解“异”。

(四) 开设专门的文化课程

这一点国内学者已经提出并有精辟的见解。因为“文化因素”与“文化知识”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反映在教学实践中,“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也应是两种不同的教学形式。^③目前国内汉语教学已经开设文化课,而在汉语国际传播的视域下,海外汉语教学如条件允许,也应该开设文化课并研发出相应的文化辅助教材。这一点需要做更深一步的研究。

(五) 制定文化教学等级大纲

以往,在对外汉语教学语境下,我们有《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汉语词汇与汉字水平等级大纲》,唯独没有文化大纲。虽然一些学者已经对文化大纲的理论基础、可借鉴的研究成果、文化大纲的性质、任务等进行了深入探讨^④,由于我们对文化的理论研究远远滞后于教学实践,目前,文化大纲仍然没有出台。在汉语国际传播语境下,制定文化教学等级大纲、为国际汉语文化教学提供理论依据的工作势在必行。

三、余论:文化冲突的相对性

以上我们分析了汉语国际传播语境下的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并分析了相应的应对策略。需要指出的,文化冲突是相对的,没有任何一种策略能够解决所有的文化冲突。世界各国和中国,历史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习惯不同,两国人民在交际时,要做到充分的沟通,是不容易的,因此,才会产生文化冲突。不过,不同国家的文化也有共性。如在英国,

① 孙清忠:《浅析对外汉语口语教材中文化项目的选择和编排》,《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② 赵明:《对外汉语中级教材中文化词语收词的定量研究》,《海外华文教育》年第1期。

③ 张英:《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研究——兼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等级大纲建设》,《汉语学习》2004年第6期。

④ 陈光磊:《从“文化测试”说到“文化大纲”》,《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1期;林国立:《构建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因素体系——研制文化大纲之我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期;张英:《对外汉语文化大纲基础研究》,《汉语学习》2009年第6期。

听到人家打喷嚏,有人会说:“Bless you. (祝福你)”在广东南部,听见有人打喷嚏,也有人会说:“吉星!”可见,世界的人们在文化行为上仍有相同之处。而我们分析文化冲突的目的是求同存异,在教学中把“异”教授给学生。这正是本文写作的主旨。

参考文献:

- [1]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2] 陈平. 2004. 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
- [3] 张英. 2006. 对外汉语文化因素与文化知识教学研究. 汉语学习, (6).
- [4] 陈光磊. 1994. 从“文化测试”说到“文化大纲”. 世界汉语教学, (1).
- [5] 张英. 2004. 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研究——兼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等级大纲建设. 汉语学习, (6).